

# 第四章



## 「鐵拳鎮壓」，逼上梁山<sup>1</sup>

4.1 政治兩級分化

4.2 伊斯蘭扶貧濟困

4.3 鐵拳鎮壓，逼上梁山





在貧富懸殊的經濟基礎上，薩達特大刀闊斧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開放黨禁報禁，實現新聞自由，推行多黨政治。政治上的兩極分化，是經濟上兩極分化的必然結果。

## 4.1 政治兩級分化

一方面，少數先富起來的人群，在政治上要求保護和鞏固取得的經濟成果。「薩達特推行經濟和政治開放政策，促進了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了一批新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渴望參政，要求建立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政黨。老資產階級分子也躍躍欲試。兩股勢力迅速匯合。革命後被取締的資產階級政黨——華夫脫黨旋即企圖東山再起。」1978年，98萬人申請加入新的華夫脫黨（執政黨才兩百萬黨員）。更便捷的途徑是直接加入現成的統治集團。雖然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大部分領導人反對「社盟」向資產階級各派開放，<sup>2</sup>「大資產階級中有些人當了議員，有人出任部長。」農村資產階級「中間的一些人當上了議員、出任部長、副議長和執政黨農民書記處書記等。」<sup>3</sup>

另一方面，多數沒有富起來的窮人，更希望通過政治上的努力，改變國家向資本傾斜的經濟政策和制度安排，扭轉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分化趨勢。窮人永遠是大多數。只要開放黨禁，允許窮人組織起來，原教旨主義組織迅速蔓延。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發展到上百萬人，同情者超過兩百萬。<sup>4</sup>

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少數富人從右的方向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反對政府；多數窮人從左的方向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反對政府；必然帶來執政黨內部四分五裂。執政黨先是分成左、中、右三個「論壇」，接著裂變出五花八門40多



個「論壇」。「論壇」從事政黨活動，最終導致執政黨分崩離析，名存實亡。到1978年，薩達特不得不成立新黨——民族民主黨，原來的執政黨——社會主義聯盟宣佈併入新黨。雖然新黨的口號是「大家有飯喫，大家有房住，大家生活幸福」，還是沒有回答清楚什麼人喫什麼飯、怎麼喫的根本問題，繼續受到華夫脫黨和穆斯林兄弟會左右兩個方向的窮追猛打，繼續執政的權力基礎岌岌可危。<sup>5</sup>

華夫脫黨依仗強大的經濟實力登堂入室，得寸進尺，走議會道路奪取政權，咄咄逼人。薩達特饑不擇食，恢復穆斯林兄弟會的合法地位，以為制衡。<sup>6</sup> 可惜的是，左右兩個方面分別代表不可調和的階級利益。尤其是穆斯林兄弟會，一朝出籠，即成下山猛虎，從宗教信仰層面上，與貧富懸殊、貪污腐敗，展開勢不兩立的戰鬥。隨著多黨政治逐步展開，反政府的呼聲日益高漲，執政黨的選擇餘地日漸侷促，不得不採用強制手段，對來自不同方向的反政府運動，施加限制和鎮壓。大道理反正說不清楚了，只能誰反對政府就限制誰，誰擾亂社會穩定就鎮壓誰。

## 4.2 伊斯蘭扶貧濟困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腐敗蔓延，與政府行政效率呈反比，「反對政府」的概念定義自動膨脹。伊斯蘭復興運動大力舉辦各種憐貧濟苦的慈善互助事業。政府對少數人的鎮壓，經常激發出不成比例的社會反彈。

不受政府控制的獨立的私人清真寺在發展伊斯蘭運動上已被證明特別重要。這些清真寺給伊斯蘭組織及其擴展提供了一個中心。它們也為伊斯蘭好鬥分子提供



了集會的場所和組織中心。70年代期間，私人清真寺的數量從大約兩萬座增長了近一倍，達四萬座。埃及的4.6萬座清真寺中，宗教基金部僅控制了六千座。私人清真寺和教職人員在政治和金融上獨立，這和國家資助的清真寺完全相反。宗教權力機構和政府操縱的傳媒經常為私人清真寺的傳奇式的教職人員所作的激烈措辭的宣道所嚴重損害。

像聖戰組織這樣的集團通過教育和社會福利設施的網絡擴大影響。這個網絡包括虔信者開辦的《古蘭經》學習班，提供食品、衣物，以及在擁擠不堪的都市地區為窮人得到住處提供幫助的社會中心。大學的學生組織以提供免費書籍、衣服（包括為婦女準備「伊斯蘭服裝」），授課指導和解決住房等籠絡人心。<sup>7</sup>

引進市場機制，企業唯利是圖，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馬上成為政府突出的重要職能。一旦政府機構腐敗蔓延，財政撥款的公益、福利、扶貧職能，馬上變成比投機倒把還容易賺錢的謀利捷徑。大多數勞動者迅速變成無助的弱勢群體。自發組織起來的慈善、互助和自救，自動帶上反對政府的嫌疑。私人清真寺和宗教組織大辦不收利息的伊斯蘭銀行，濟困扶危的住房投資、法律服務、醫院、門診所、學校、託兒所以及各種類型的互助合作商店和工廠，在政府稅收之外廣泛募集信徒的贊助——「天課」和施捨，聘用虔誠的信徒解衣推食，一個窩頭掰兩半，向貧窮百姓廣施援手，與勞苦大眾廣結善緣。廉潔奉公的真誠和效率，與政府扶貧機構的顛預腐敗，形成鮮明對比。<sup>8</sup> 特別是高舉公平正義的道德旗幟，團結動員大批具有宗教信仰和同情心、願意抽空幫助窮人的專業人士和退休幹部，穆斯林兄弟會組織起勢力龐大的法律、教育、醫務、工程、金融和社會服務人員等



20多個專業協會，廣泛組成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的緊密結合。<sup>9</sup>「儘管許多伊斯蘭協會是非政治性的，可是這些組織和活動都明白無誤地指示出對埃及政府不能滿足社會需要的政治批評」。埃及社會學家評論：

伊斯蘭行動主義這股力量已經開始採取具體的伊斯蘭措施來取代國家和資本主義企業的社會經濟機構。伊斯蘭社會福利機構比國家公益事業的同類機構要管理得更好，更少官僚氣味和更講人情。……它們確實更面向基層，更注重效益，而薩達特政權的開放政策下搞的機構卻很奢侈。70年代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的政府機構只向全國總人口的5%中上層階級提供服務。非政治性的伊斯蘭行動主義真正發展了社會經濟實體，通過這些實體，伊斯蘭行動主義成功地使埃及國家和其他世俗勢力相形見绌。<sup>10</sup>

### 4.3 鐵拳鎮壓，逼上梁山

伊斯蘭雪中送炭，老百姓感恩戴德。這種情況下，政府對少數居心叵測者施加限制和鎮壓，往往殃及真誠、效率的慈善互助，邏輯上使無助的弱勢群體越發無助，大面積激化群眾的逆反心理和對立情緒。這樣收拾一點、惹惱一片的整治，結果是工人運動、學生運動走上街頭，罷工、罷課、集會遊行，乃至全國範圍的群眾性騷亂此起彼伏。對此，軍人出身的薩達特施展了一次又一次的鐵拳鎮壓，嚴厲打擊，取締各種反對政府的政治組織，大規模逮捕異見人士，動用軍隊開槍彈壓街頭運動的群眾，在大城市實施宵禁，造成一起又一起規模越來越大的流血事件。街頭運動，嚴厲鎮壓，



流血衝突，社會動蕩，惡性循環的局面越來越難以收拾。

1981年9月，薩達特毅然決然，一舉取締兄弟會為首的13個「威脅國家統一」的宗教團體（撤銷包括兄弟會機關報的七種報刊的發行許可證），一舉把四萬個清真寺收歸國有，一舉逮捕1500多名兄弟會成員和宗教極端分子。<sup>11</sup> 10月6日，年輕時因為從事暗殺而成為風雲人物的薩達特，最終倒在兄弟會極端組織明火執仗的槍口下。<sup>12</sup> — 與納賽爾被蘇聯冊封「蘇聯英雄」相對稱，薩達特像戈爾巴喬夫一樣，榮獲諾貝爾和平獎，<sup>13</sup> 被西方奉為「我們時代的一位偉大的領導人。」<sup>14</sup>

在伊朗，從巴列維國王復辟開始，美國軍方和CIA直接幫助，政府組建了強大的專政機器，對各種反改革勢力實行有效壓制。<sup>15</sup> 依仗這部機器，國王對來自工人和知識分子的不滿，順著慣性強力鎮壓，包括逮捕和流放霍梅尼。1978年1月7日，因為官方報紙匿名文章攻擊霍梅尼，庫姆神學院四千名學生遊行抗議。警察開槍，釀成70死、400傷的「庫姆慘案」。根據伊斯蘭傳統，人死40天後悼念。2月18日，12個城市遊行示威。在大不里士，軍隊開槍，釀成一百多死、六百多傷的「大不里士慘案」。再40天，又悼念，12個城市又遊行，又開槍，又死傷。再40天，又悼念，35個城市又發生騷亂……9月8日早5點，政府宣佈在12個城市實行六個月戒嚴；三小時以後，1.5萬人在德黑蘭賈勒赫廣場示威。軍隊開槍，釀成87死、205傷的「黑色星期五」。11月6日，國王毅然決然，換軍人當首相，全面實行軍管。四天以後，德黑蘭上百萬人遊行示威。霍梅尼發佈的戰鬥號召響徹雲霄：「伊斯蘭站在窮人一邊，站在農民一邊！」

這樣鎮壓、悼念、軍管、遊行，折騰了整整一年。終於，1979年2月，在德黑蘭的空軍軍校學生上街了。帝國衛



隊趕來鎮壓，伊斯蘭敢死隊和伊斯蘭聖戰者參戰反抗。到這時候，美式武裝的強大專政機器呈辛亥革命狀，不是瓦解而是土崩了。號稱世界第五大軍事力量的伊朗政權，雖然「大量購置包括連美國軍隊自己還未裝備的氣墊船在內的現代化陸、海、空軍裝備」，<sup>16</sup> 只打了三天，原教旨主義奪取政權。

在這一階段，城市無產者從軍械庫得到大量武器，這些城市無產者多是從農村流入城市的無技術專長的窮人，他們是現代化中受歧視的城市邊沿人，他們又是狂熱的穆斯林。他們掌握了武器，成為伊斯蘭共和國的支柱。<sup>17</sup>

在阿爾及利亞，布邁丁去世以後，沙德利政府按照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方案改革開放，減少政府支出，改革國有企業，鼓勵私營經濟，吸引外商投資。貧富分化愈演愈烈，原教旨主義復興。<sup>18</sup> 又是反對政府腐敗加大辦扶貧濟困：

它帶來了組織水平和意識形態承諾（這為社會的其他部門所缺乏），以及頗有影響的醫療診所和慈善協會網絡向最貧窮者和最擁擠的城區街道提供服務，在清真寺裡提供免費教育，提供住房，開設商店，創造就業機會，清掃街區等。

獨立的清真寺（不受政府控制的）和社會福利機構網絡在 80 年代後半期，由於國家機器的軟弱無能而變得日益重要了。鑒於伊斯蘭教在民族主義運動和革命中的歷史作用，它在大眾文化和非精英社會階層中的根基，伊斯蘭主義者提供了一種在民眾中頗有吸引力的信息。他們宣佈以伊斯蘭來取代政府的失敗和阿爾及利亞





西化的世俗精英的失敗。他們的社會服務也是對政府失敗的含蓄的批評。1989年，當阿爾及利亞遭受地震災害時，伊斯蘭主義者最先採取行動，並在救災中做得那麼有效率。是他們，而不是政府，提供了毯子和藥品。這樣，他們的威望進一步上昇，而政府的缺乏效率的形象則更加明顯。<sup>19</sup>

按照國際慣例，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必須配套政治體制改革。1989年2月，政府宣佈取消一黨專制，實行民主政治。過去處於地下狀態的伊斯蘭拯救陣線，在1990年6月的地方憲政選舉中旋即崛起，馬上勝出，贏得55.42%的選票（執政黨得31.64%）。<sup>20</sup> 為了防止「伊陣」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奪取政權，1991年5月，政府頒佈帶有針對性限制的新選舉法，「伊陣」號召全國總罷工。6月，政府宣佈進入「緊急狀態」，軍警鎮壓，死傷三百多人，包括「伊陣」正副主席在內的八千多人被捕。9月，「緊急狀態」解除。12月，國民議會選舉，「伊陣」大獲全勝，在231個席位中包攬188席，社會主義力量陣線得26席，執政黨僅得16席。議會總共430個席位，距離超過半數的組閣要求只差28席了。剩餘199個席位的爭奪，將在1992年的第二輪選舉中見分曉。「伊陣」以絕對壓倒優勢奪取政權，板上釘釘。<sup>21</sup> 1992年初，軍方出面迫使沙德利總統辭職，組成五人委員會接管政權，取消第二輪選舉，引發波及全國的抗議和大規模流血衝突。2月，五人委員會頒佈《緊急狀態法》；3月，宣佈在合法選舉中幾乎奪權的「伊陣」為非法組織，強令解散，機構被關閉，報紙被查封，資產被沒收，大批「伊陣」領導人和骨幹遭到逮捕和嚴刑拷打，上萬人被關進撒哈拉沙漠裡的集中營。<sup>22</sup> 6月，國家元首布迪亞夫將軍遇刺身亡。再度轉入地下的「伊陣」派生出諸多激進極端，展開南昌起義式的武裝鬥爭。到1993年4月，已有兩百多名





恐怖分子被擊斃，3800 多名被逮捕。<sup>23</sup> 1992~1994 年，阿爾及利亞遭暗殺的死傷者 1.25 萬人，縱火、爆炸等破壞事件 2775 起。1990~1997 年，到伊斯蘭救國軍宣佈放下武器時，十萬人死亡，上百萬人受害。<sup>24</sup> 接下來還沒完，僅 2002 年 1~7 月，全國發生恐怖爆炸數百起，850 人死亡。<sup>25</sup>

### 註釋和出處：

- 1 「鐵拳鎮壓」是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 6 章第 2 節的小標題（403 頁）。
- 2 「當權者，包括社盟大部分領導人和所謂的工農代表反對多黨制，……反對社盟向資產階級各派開放」（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 388 頁）。
- 3 「官僚資產階級的勢力相對有所削弱，但是仍然佔據統治地位。政府和公營部門基本上掌握在他們手中。……官僚資產階級的核心約幾千人，包括正、副部長、公司和企業的董事長和經理以及省長等。他們的年薪人均約四千埃鎊。70 年代中期，全體高級官員每年所獲得的各種津貼總共約 1500 萬埃鎊。而一個普通職員的年工資，1975 年為 144 到 540 埃鎊之間。二者相比，差距甚遠。此外，高級官員在納賽爾時代享有的種種特權基本上得到保留」（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 428~431 頁）。
- 4 與此同時，兄弟會控制了 65 座清真寺和一千多個宗教組織（反恐怖研究中心：《國際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第 291 頁）。
- 5 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 387~401 頁。
- 6 1987 年大選，新華夫脫黨得 8% 的選票，勞工黨、自由黨和穆斯林兄弟會聯盟獲得 12.5% 的選票。兄弟會九名成員成為埃及議會議員（劉靖華、東方曉：《現代政治與伊斯蘭教》第 225 頁）。
- 7 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 179 頁。



- 8 在這個問題上，亞歷山大·達拉索夫對車臣問題的說法發人深省：「問題的實質並非車臣的地位問題，而是一個被毀壞的、被炸平的、處於飢餓的車臣形式上無論具有什麼地位，它都會對俄構成威脅。相反，為使車臣不構成威脅，需要使車臣的工廠、學校、醫院、商店、交通設施等都運轉起來，要讓車臣人民在這些企業、機關工作，並以此為生。也就是說，需要消除恐怖主義產生的根源。事實上，用於車臣的撥款均被瓜分（大部分在莫斯科便被瓜分）。談到此事，普京總統自己也無助地表示：都被瓜分了，怎麼也追不回來了」（亞歷山大·達拉索夫：〈恐怖主義——小規模擴散戰爭〉，反恐研究社：《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240頁）。「例如一項30億美元重建車臣的投資工程，實際到位資金僅有1.5億美元，誰也不知道其餘款項到哪裡去了」（蒲吉蘭：《犯罪致富》第191頁）。「車臣總人口不到一百萬，有人估計，四年中，車臣戰爭已經造成10~30萬生靈塗炭」（陳彥：〈反恐大潮下的車臣慘劇〉，香港《信報》2003年2月19日，第10頁）。
- 9 「埃及穆斯林兄弟會控制著埃及22個最大專業協會，擁有數十個診所、醫院和學校」（東方曉：《伊斯蘭與冷戰後的世界》第24頁）。
- 10 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171頁。
- 11 藍瑛：《非洲社會主義小詞典》第70頁。薩達特說逮捕了1536人。也有人稱被捕的文職人員五千人，軍官50名，遭軟禁者達四萬人（楊灝城、江淳：《納賽爾和薩達特時代的埃及》第420頁）。
- 12 暗殺薩達特的阿布達爾·薩拉姆·法拉伊，是聖戰運動的重要理論家，曾著《被忽視的教規職責》一書（劉靖華、東方曉：《現代政治與伊斯蘭教》第58頁）。
- 13 有意思的是，1978年，薩達特與以色列總理貝京分享諾貝爾和平獎。兩人年輕時均因從事恐怖活動而遐邇聞名。
- 14 基辛格如是說（基辛格：《白宮歲月》第四冊第1617頁）。1981年，福特、卡特和尼克松參加薩達特的葬禮。「我們一致認為薩達特勇敢果斷，眼光遠大，足智多謀，精明能幹。……薩達特的生活比納賽爾豪華得多，他有十座總統別墅，……他本人衣著講究，抽的是進口煙絲。……薩達特是一個大膽的革新者」（尼克松：《領導者》第437~438頁）。



- 15 「1954年，美國給伊朗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總額相當於伊朗政府當年財政支出的60%。」石油漲價之後，伊朗外匯收入大增。1972~1977年，伊朗軍火支出增加了六倍，購買美國軍火從10.1億美元上升到近80億美元，1978年再增加到95億美元。伊朗成為波斯灣的頭號強國（江紅：《為石油而戰》第415~416頁）。
- 16 商裔：《一個人的抵抗》第167頁。
- 17 王新中、冀開運：《中東國家通史：伊朗卷》第344~348頁。發人深省，尼克松的經驗總結別具一格：「與廣為流傳的關於巴列維國王垮臺原因的奇談怪論相反，他垮臺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冷酷無情的暴君，事實恰恰證明，這種奇談怪論是錯誤的。他之所以垮臺，原因之一是他急躁冒進，他可能太急於求成了；原因之二，這也是同樣重要的，就是他鎮壓威脅國家穩定的勢力不夠果斷。當危機出現時，如果他不是草率地對敵手作出種種妥協讓步，而是及時予以鎮壓，那才是挽救伊朗免於陷入當前黑暗與混亂的最好辦法」（尼克松：《領導者》第445頁）。
- 18 1988年，80%的公營公司虧損。5%的富人擁有45%的社會財富（吳雲貴、周燮藩：《近現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第481~482頁）。1987~1988年，通貨膨脹率高達42%。全國150萬人失業，70%是青年。低收入者上千萬，無收入者430萬，分別佔全國人口的40%和17%（曲洪：《當代中東政治伊斯蘭》第151~152頁）。1989年2月，阿爾及利亞公民投票，73.4%的人贊成通過新憲法，刪去原憲法中關於社會主義的條款（金宜久：《伊斯蘭教與世界政治》第137頁）。
- 19 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228、219頁。
- 20 「伊斯蘭拯救陣線1989年3月成立，僅一年時間就發展到三百萬成員」（劉靖華、東方曉：《現代政治與伊斯蘭教》第269、315頁）。
- 21 劉靖華、東方曉：《現代政治與伊斯蘭教》第315頁。
- 22 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第230~234頁。
- 23 彭樹智：《阿拉伯國家通史》第316頁；吳雲貴、周燮藩：《近現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第484頁。
- 24 阿爾及利亞通貨膨脹率為20%，失業率為30%。全國3200萬人口中，1200多萬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社會動亂與經濟崩潰形成正反饋的惡性循環（民族與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問題大聚



焦》第 144~157 頁)。1992~1997 年，「因宗教極端分子發動的恐怖活動造成的人員傷亡數高達七萬名」（胡聯合：《當代世界恐怖主義與對策》第 53 頁）。

- <sup>25</sup> 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全球變局：美國與伊拉克》第 178 頁。